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回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鬥法寶

燕王展畫一看，是個絕世佳人憑闌玩月圖。翠髻雲冠，霓裳霞帔，半是道家妝束，雙眸滴滴，凝視月華，意中若有思慕。幅帝八個小篆字云『濟南賽兒仙子真容』，真個人間絕無，天上希有。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，呼之欲出？燕王目眩心迷，定了定神，見太子側坐，遂卷在手中，諭衛士道：「他的畫用得。朕暇時還要召問，可好好安頓著他，不要放走了！」衛士率領道士自去。這幅畫是一部書的大關目，卻在後面鮑姑口內說出，乃行文字倒卷之法。而今先敘出個來由聽者。那道士也姓張，名志幻，又叫作幻客。向在泰山天齊宮內。平素善於寫照，自稱為僧繇之後裔。唐月君游泰山時，他瞥見了，驚心道：「就是蕊珠仙子、瑤台素娥，那裡有恁般的容貌？不可當面錯過。」在山上山下候著，看了兩遍。回去圖出個影來，只好有得小半風神。後來聞知月君幸河南地方，他又趕去，究竟是走馬看花，不能真切。遂住在濟南郡中，專候月君駕出，細看了幾次，竟摹出有七八分的光景。頓生個妄想，要去獻與燕王，必然動心，納作后妃，豈不既息了干戈，又得自己富貴？算來是有福無禍，有榮無辱的，所以逕至北都，還沒有進呈的計策。先聞得有個什麼張道人進宮，他想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且又屬在同道，必然有相商的，就來候在東華門外。不意太監們竟將他說是金箔道人的變相，恰像個真有湊巧的機緣了。

那時，喧動了朝中百官，城內庶民，都道活神仙現身變化。

有幾個舊臣知道金箔張出處的，就上個密疏，說洪武三十年間，南都大疫，真人曾剪金箔救人，不過寸許，煎湯服下，無不立愈，全活者十萬餘家。太祖曾召見賜過齋的。於是各衙門官員都聯名錶賀，燕王看了笑笑，也不說明，胸中自有個主意。即諭太子道：「金箔張已去，還須去請太李夫人。汝其代朕巡狩西陲，就便察訪官員賢否，咨詢民間利弊。」時徐妃有病，太子每日親嘗湯藥，燕王又說：「天子之孝，民庶民不同，全不在此省安視膳之間。」即於三日內，遣發太子就道。然後召張志幻至內殿，屏去左右，問：「這幅畫是誰的手筆，怎見得這個人呢？」志幻奏：「是臣的拙畫。」就將如今見過幾次，細細奏上。燕王道：「只怕是你畫得太好了，未必像這人。」志幻奏：「若論他的容貌風神，臣筆只好寫得七分，其不可傳處，那是畫得來呢？」燕王又問：「你將來獻與朕看，是何意思？」志幻又奏：「臣想他是個孀居的，各處訪求建文，必有原故。陛下若赦其已往，以禮聘之入宮，不消說是欣然樂就的。賺得他來，喜、怒、生、殺，總在萬歲爺手裡了。」燕王心中私喜，故意冷冷的說道：「朕素不好色，但消此干戈，為中原培養元氣，也是使得的。汝既獻此策，就差你前去，自有厚賞。」志幻叩首道：「微臣係一無名道士，豈能取信於人？必得遣員大官為使，臣但有竭盡微力，供奔走之勞，不敢聞闕大事。請皇上聖裁。」

燕王因這個使者難得，方在沉吟，忽午門送進大名府巡方御史的密本，拆開一看，卻又奇怪。本內言有個西番聖僧，是姚少師的師父，神通無量，一為國家出力，二為少師報仇，不須一卒一騎，孤前身往，生擒妖寇以獻陛下等語。燕王看了，喜動眉宇，思量以禮求他，不若以法降他，到其間性命難保，怕不從我？遂諭志幻：「朕尚有政事，汝且出去靜候。」乃援筆批於疏尾云：

僧僧為國，蓋天意助朕。須生擒唐賽兒獻闕，親勘發落。慎勿擅行殺傷，有違朕命。功成之日，定加崇典褒封。毋忽！發下垣中，轉送兵部行去不題。

卻說這個番僧，就是道衍到天台去尋訪不著的，叫做火首毗耶耶，是鳩摩羅什之弟子。後乃學習金剛禪，又流入於魔道，志願要做個中華開山掌教大國師，把一切僧道法門，滅個乾淨，獨留他這個禪魔一派。無奈緣會不偶，只在各處周流。當日遇著了道衍，預知他有大貴之分，傳授些陰陽術數，佈陣排兵之策，原約會在天台，要借其弟子之力，以為出身之地。不料久等不來，遂航海而去。後又從海道入於山東，窺探濟南虛實。

聞說道衍已死，一者忿恨，二則欣喜。他打算著報徒弟之仇，就是報皇帝之仇，這位國師，是拿在手里的了。卻正湊著大名府巡方御史是拜在道衍門下的，一逕去投了他，所以即行上聞。

那火首毗耶耶便預教造下一座九品蓮台，在戰場上用的，是他獨創的規式。其法以合抱大木為蓮花之莖，長三丈六尺有奇；上面蓮台，圍圓四丈九尺，下有橫梁托住，安置莖上，台之中有蓮花一朵，圍圓四尺九寸，是他的坐位，都用著五色錦綺攢就萬片的蓮瓣，宛然是華山池內現出十丈的千葉蓮花。只這個假造的蓮台便見得是邪教法門。尤可笑處，制出大言牌兩扇，各鏤栲栳大的六個金字云：

活擒賽兒妖婦，獻作燕帝宮奴。

部文行到之日，剛剛皆已備完。隨用車輛載至大名府直北，與東昌府館陶縣交界之處，將蓮台豎立端正，大言牌離台一箭之遠，建起大木竿，牢釘在上。看毗耶那時，只錫杖一銀，鉢盂一個，別無兵器，聳身直上蓮台，隨有好些送來的官員，都向前禮拜。陡然間黑雲四起，驟雨傾盆，是個曠野的地面，沒處藏躲，個個打得如落湯雞一般，唯蓮台之上，絕無半點雨星。

那頭陀端端坐在蓮花朵內，不消說是活佛了。

館陶縣令探知，如飛報府，太守如飛具奏，不敢隱諱，把大言牌二句直寫在奏章之內。月君見之，微笑道：「他用激法來了！」隨以示諸位仙師。曼尼道：「雖說激將，難道置之不論？」

帝師不必親臨，只須青白炁丸兒，找取首級來便是。」鮑師道：「他出此大言，自然也有異術。我與你須索要去走遭。」月君道：「二師之言皆是。我以劍丸付與隱娘，大家去看其情形。」

如像邪僧，即便誅之，倘或有些道行的，勿傷性命。」曼師笑道：「『五賊』之中，第一個『仁』字，還去不掉哩！」

於是三位仙師飛身而去，早望見了蓮台大言牌的景象。曼師不禁大怒，呼起烈風，排天蕩地而來，要連根拔去他。不意頭陀手內托出一個鉢盂，那惡風呼呼的都鑽入鉢內，勢如萬馬奔槽，眾流歸壑，頓然息滅。鮑師道：「如何？這個鉢竟是風穴。」曼師顧隱娘道：「快放劍炁！」鮑師笑道：「你風吹不動，就想著動刀動劍，少不得我們也與他面會一番，詳察詳察他的腳根，然後動手。」曼師道：「他這樣高高坐著，難道我們站在雲端，與他賭鬥不成？」就立刻作起法來，將自己無門洞內一座七寶閣從空移至，三仙師齊下閣中。隱娘指著大言牌道：「好生可惡，先砍這兩根竿子，報個信息與他。」飛起劍丸來，「刮喇」一聲，平截斷右邊那根。毗耶那忙將鉢盂一拋，底兒向上，口兒向下，勢若千鈞之物下墜，把劍炁直壓到地，化作游絲一般，飛揚而去。曼師道：「好劍炁，壓著竟死了。」鮑師道：「好胡說！帝師真炁煉成的，怎麼得死？想已回到宮中了。」隱娘道：「然也。青青兒、空空兒擊刺不透于闐玉，遂飛遁於千里之外。今劍炁不能碎鉢，所以去也。但此鉢非同小可，怎生治他？」

鮑師道：「這頭陀，卻是曼道兄的眷屬，是個魔道。」曼師焦躁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鮑師笑道：「釋伽如來是丈六靈光，太上老子是三清一聖，此二道之本源。今頭陀頂上顯出烈燄，非魔道而何？俗話云『先下手為強』，莫要長他志氣。隨手取出赤烏鏡，擲上空中，早飛出千萬神鳥，都向著頭陀撲去。毗耶那又將鉢盂拋起，一吸而尺，連赤烏鏡都收去了。鮑師大駭。曼師道：「這個行不得。」口中吐出蒲葵小葉，展一展，便是柄天生地化的魔王扇子，對著頭陀輕輕兩扇，這個風才利害也，有詩為證：

獵獵荒原萬木平，忽然拉起勢縱橫。半天日月吹無影，大地山河動有聲。

跨鶴仙翁連鶴墜，伏龍禪客帶龍傾。蓮花九品曾無恙，手托鳩摩一鉢輕。

毗耶那驚道：「此羅刹女芭蕉扇也！」疾忙雙手捧定鉢盂，將口兒向著外面，可煞作怪：那蓋天蓋地的神風，竟像被這鉢盂一口吞了下去，不剩些兒在外，只落得扇子緊緊拿著，不曾被他吸去。鮑師乘這頭陀不備，暗取鹿角棒，從空打下，卻好的不偏不歪、無影無蹤也到鉢內去了。三位仙師大駭。曼尼道：「帝師學的天書，從不曾用著，今日請來試之。」鮑師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古來皇帝到御駕親征，是勢窮力竭的時候，如何使得！」

說猶未了，遙見雲端的有八九個小兒跳躍而來。請看書者猜一猜，是個怎麼？原來是鬼母尊的九子小天王。俗語云是鬼母生的九鬼子，這是混話。開闢以來，有太和之氣，便有殺厲之氣。這九子是煞炁孕結而成，不由人道，為鬼母收伏，所以為鬼母之子。法身只像個四五歲的孩童，是生來這般小的，歷過千百劫，從不長大。就是用起神通，也但能縮小，不能變大；小到極處，可以聚在針孔之內。個個都胡現出三頭六臂，各有五般兵器，一件法寶，動不動就要打佛罵祖。因此鬼母尊連他兵器法寶都收藏起了，尋常也不與他。當下從北極回來，原是赤手空拳，陡見一座蓮台，有個頭陀妝模做樣的，九子嗔心齊發，各顯法身：一個六條臂膊，九個便有五十四個拳頭，比小鐵錘還狠，輟然直下蓮台，將這頭陀揪耳的揪耳，扯發的扯發，拳頭腳尖，亂踢亂搗，迅雷不及掩耳，縱有神通，如何施展？早被摳下了一個右眼。九子呵呵大笑，擎起他兩足，向下一丟。可憐撇卻寶花九品，頓落污泥；何當飛出烈焰千尋，忽騰雲霧？且俟下文再演。